



増像第六才子書

卷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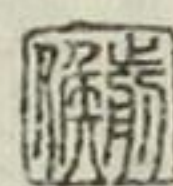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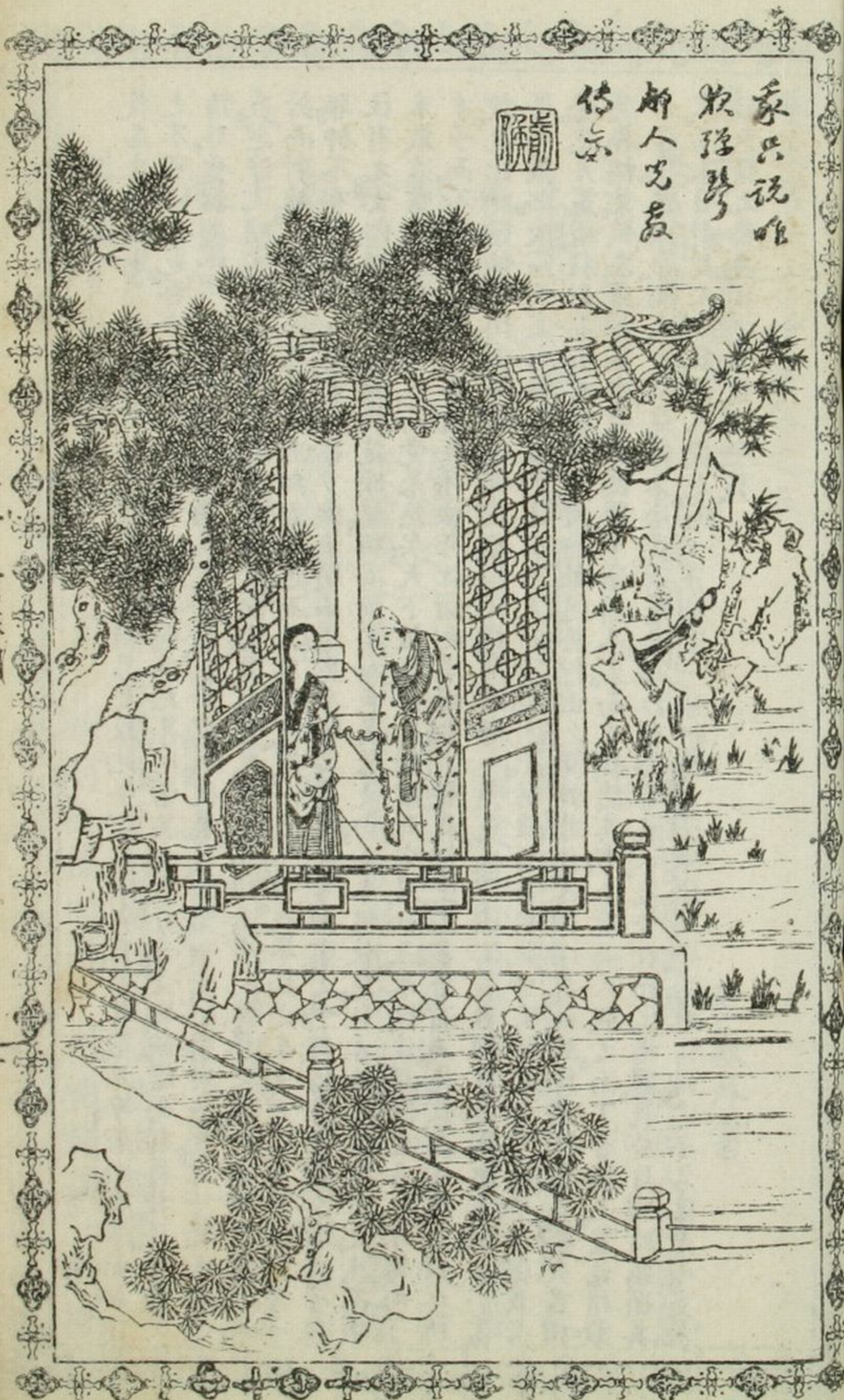
4

5

10

15





家只說唯  
款強琴  
新人光友  
信示

早稻田大学  
圖書館藏書

つた文庫

010190609176

1710-4



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

美名之無愧也。情相同矣。夫才子佳人自有相思之致也。今觀夫張與崔。不其信然乎。若曰。吾今而知情之不可以已也。吾今而知情之不可已。其在兩美尤甚也。當其士美德音。女歌婉變。而別後相思。兩地之情。竟無異於一人。苟非目擊其事。幾疑君子淑女之稱。徒浪得名耳。如我鶯鶯與張生。非一樣是相思。豈思淨几明窗。或遊覽於古今。或歌咏於詩書。豈非儒家業也。而胡為有此惓惓之懷。抑蘭閣畫閣。或拈針而刺繡。或賞花而微吟。豈非紅粉事也。而胡為有此沉沉之思。我早知之矣。夫天下不有叫做才子耶。抑不有叫做佳人耶。書生每多誑浪。願蕩漾猶夸。恒寓意於風雪月露之中。而傷春悲秋。自古才子往來有之。女郎頗多情態。願摘花映髮。恒寄情於柳色芙蓉之內。而春恨秋思。自古佳人往往有之。然而猶未敢遽信也。及觀此兩人。而竟果然矣。天下惟雙好為難覓耳。宋君如玉。未聞佳耦。陸生多才。不傳內子。才子而不遇佳人。則雖吟風弄月。會有紅顏之堪憐乎。乃觀我張生。而書齋滿酒。掩卷而心傷。其情之所鍾。恍惚於動靜之間。假非才子。而何以有此纏綿曲摯之情也。天下惟二美最難獲耳。歌舞吳宮。永遇宣眉於張郎。吹笛北塞。自恨無緣於漢王。佳人而不遇才子。則雖脂香粉膩。會有情君之可憶乎。乃觀我鶯鶯。花月簾櫳。顧影而長吁。其情之所戀。離迷於行止之間。假非佳人。而何以有此綢繆固結之衷也。夫書相思於桐葉。賦求凰於琴中。我於閨閣中竊聞其名。而未親閱其事。今就兩人觀之。而丁香枝上。豈無梢頭才子乎。佳人乎。兩人一心。這芳名舍是莫屬矣。却紅葉而寄流水。羞紫衣而出楊關。我於侍側時竊聞其事。而未目觀其人。今就兩人觀之。而一分風流。一分愁悶。才子兮。佳人兮。異地情同。這令名匪是弗克矣。雖然情之弗遂。獨才子佳人乎哉。

唐寅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三

第三之四章。題目正名。

聖歎外書

張君瑞寄情詩。

小紅娘遞密約。

崔鶯鶯喬坐衙。

老夫人問醫藥。

三之一 前候

上琴心一篇。紅娘既得鶯鶯的耗。則此篇不過走覆張生。而張生苦央代遞一書耳。題之枯淡窘縮。無踰於此。乃吾讀其文。又見其纏纏然有如許六七百言之一大篇。吾嘗春晝酒酣。閒坐櫻桃花下。取而再四讀之。忽悟昨者陳子豫叔。則曾教吾以此法也。蓋陳子自論雙陸也。聖歎問於豫叔曰。雙陸亦有道乎。何又有人於其中間稱曰。高手耶。豫叔曰。否否。唯唯。吾能知之。吾能言之。然而其辭不雅馴。我難使他人聞之。獨吾子性好深思鄙事者也。吾不妨私一述之。今天下一切小技。不獨雙陸為然。凡屬高手。無不用此法已。曰那報。上聲。報。那之為言。搓那報之為言。報開也。搓那得一刻。報開得一刻。搓



那得一步。輟開得一步。於第一刻第一步。不敢知第二刻第二步。況於第三刻第三步也。於第一刻第一步。真有其第一刻第一步。莫貪第二刻第二步。坐失此第一刻第一步也。聖歎聞之。已不覺灑然異之。豫叔又曰。凡小技。必須與一人對作。其初。彼人大欲作。我乃那輟。如不欲作。夫大欲作。必將有作。有不及作也。而我之如不欲作。則固非不作也。其既。彼以大欲作。故將多有所不及作。其勢不可不與補作。至於補作。則先之所作。將反棄如不作也。我則以那輟。故寸寸節節而作。前既不須補作。今又無刻不作也。其後。彼以補作。故彼所先作。既盡棄如不作。而今又更不及得作也。我則以不煩補作。故今反聽我先作。乃至竟局之。皆我獨作也。聖歎聞之。不覺大異之。豫叔又曰。所貴於那輟者。那輟則氣平。氣平則心細。心細則眼到。夫人而氣平。心細。眼到。則雖一黍之大。必能分本分末。一咳之響。必能辨聲辨音。人之所不覩。彼則瞻矚之。人之所不存。彼則盤旋之。人之所不悉。

彼則入而挾剔。出而敷布之。一刻之景。至彼而可以如年。一塵之空。至彼而可以立國。展一聲而驗涼風。之所以西至。玄雲之所以北來。落一子而審直道。之所以得一橫道。之所以失九如斯人。則真所謂無有師傅。都由心悟者也。聖歎聞之。愈大異之。豫叔又曰。那輟之妙。何獨小技為然哉。一切世間。凡所有事。無不用之。古之人有行之者。如陶朱之所以三累萬金也。濊王之所以身相。歷朝也。孫武行軍。所以有處女脫兔之能也。伊尹於相。所以有啓心沃心之効也。更進而神明之。則抽添火符。成就大還。安萍徐步。入出三昧。除此一法。更無餘法。何則。天下但有極平易低下之法。是為天下奇法。妙法。秘密之法。而天下實更無有奇妙秘密法也。上文止引豫叔那輟二字。論此故全。於是聖歎瞿然起立曰。嘻。果有是哉。是日始識豫叔乃真正絕世非常過量智人。然而豫叔則獨不言此法。為文章之妙門。聖歎異日。則私以其法教諸子弟曰。吾少即為文。橫塗直描。吾何知哉。吾中



年而始見一智人。曾教我以二字法曰：那輓。至矣哉！彼固不言文而我心獨知其為作文之高手。何以言之？凡作文必有題。題也者，文之所由以出也。乃吾亦嘗取題而熟觀之矣。見其中間全無有文。夫題之中間全無有文，而彼天下能文之人，都從何處得文者耶？吾由今以思而後深信：那輓之為功，是惟不小。何則？夫題有以一字為之，有以三五六七乃至數十百字為之。今都不論其字少之與字多，而總之題則有其前，則有其後。則有其中間，抑不宣惟是已也。且有其前之前，且有其後之後，且有其前之後，而尚非中間，而猶為中間之前。且有其後之前，而既非中間，而已為中間之後。此真不可以不致察也。誠察題之有前，又察其有前前，而於是為先寫其前前。夫然後寫其前。夫然後寫其幾幾，以至中間，而猶為中間之前。夫然後始寫其中間。至於其後，亦復如是。而後信題固寬，而吾文乃甚舒長也。題固急，而吾文乃甚紆遲也。題固直，而吾文乃其委折也。題固竭，而吾文

乃甚悠揚也。如不知其題之有前有後，有諸迤邐，而一發遂取其中間，此譬之以極擊石，確然一聲，則遽已耳。更不能多有其餘響也。蓋那輓與不那輓，其不同有如此者。而今紅娘此篇，則正用其法。吾是以不覺有感而漫識之。文章之事，闕乎至微，其必有人驟聞之而極大不然，殆於久之而多察於筆墨之間，而又不覺其冥遇而失笑也。此篇如點絳脣，混江龍，詳叙前事。此一那輓法也。甚可以不詳叙前事也。而今已如更不可不詳叙前事也。油葫蘆，雙寫兩人一樣相思。此又一那輓法也。甚可以不雙寫相思也。而今已如更不可不雙寫相思也。村裏逐鼓，不便敲門。此又一那輓法也。甚可以即便敲門也。上馬橋，不肯傳去。此又一那輓法也。甚可以便與傳去也。勝葫蘆，怒其金帛為酬。此又一那輓法也。後庭花，驚其不用起草。此又一那輓法也。乃至寄生草，忽作莊語相規。此又一那輓法也。夫此篇除此數番那輓，固別無有一筆之得下也。而今止因那輓之故，果又得纚纚



然如許六七百言之一大篇。然則文章真如雲之膚寸而生無處不有。而人自以氣不平。心不細。眼不到。便隨地失之。夫自無行文之法。而但致嫌於題之枯淡窘縮。此真不能不為豫叔之所大笑也。

鶯鶯引紅娘上云。自昨夜聽琴。今日身子這般不快呵。搥搥搥搥紅娘。你左則閒着。你到書院中看張生。一遭看他說甚麼。你來回我話者。紅云。我不去。夫人知道呵。不是要鶯鶯云。我不說。夫人怎得知道。你便去。咱。紅云。我去便了。單說張生你害病。俺的小姐也不弱。妙妙妙妙春晝不曾雙勸酒。夜寒無奈又聽琴。

仙呂賞花時紅娘唱。鍼線無心不待拈。脂粉香消懶去添。春恨壓眉尖。靈犀一點。醫可病懨懨。呵人惡恨

紅娘下。鶯鶯云。紅娘去了。看他回來說甚麼。十分心事一分語。盡夜相思。盡日眠。鶯鶯下。擲着後分張生上云。害殺小生也。我央長老說將去。道我病體沉重。却怎生不着。

人來看。我因思上來。我睡些兒。咱。睡科。

紅娘上云。奉小姐言語。着俺看張生。須索走一遭。俺想來。若非張生。怎還有俺一家兒性命呵。

仙呂點絳脣紅娘唱。相國行祠。寄居蕭寺。遭橫事。幼女孤兒。將欲從軍死。混江龍謝張生。伸致一封書。到便興師。真是文章有用。何于天地無私。若不剪草除根了半萬賊。怕不滅門絕戶了。一家兒。鶯鶯君瑞。許配雄雌。夫人失信。推托別辭。婚姻打滅。兄妹為之。而今閣起成親事。

右第一節。因此題更無下筆處。故將前事閒閒自叙一遍。作起也。然便真似有一聰明解事女郎。於紙上行閒。纖腰微娘。小脚徐那一頭。迤邐行來。一頭車輪打算。一時文筆之妙。真無逾於是也。

一個。糊塗了胸中錦繡。一個。淹漬了臉上胭脂。油葫蘆。一個。憔悴潘郎鬢。有絲。一個。杜韋娘不似舊時。帶圍寬過了瘦腰肢。一個。昏昏不待觀經史。一個。意懸懸懶去拈針黹。一個。絲桐上調弄出離恨譜。一個。花牋上刪。



抹成斷腸詩。筆下幽情。絃上的心事。一樣是相思。天下樂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猶言世上動云才子佳人。夫必如此。兩下方信真。乃舉頭天。人信有之。明是俊眼識取。兩人明是急口。奚落天下。作者真乃舉頭天。別人無有也。

右第二節連下無數一個字。如風吹花。東西夾墮。最是好看。乃要尋其所以好看之故。則全為極整齊。却極差脫。忽短忽長。忽續忽斷。板對寫中間。又並不板板對寫故也。○才子佳人。忽下信有之三字。成句妙絕。嗟乎。惟才子佳人。方肯下此三字耳。非才子佳人。雖至今亦終不肯下。何則。彼固以為無有此事耳。

紅娘自思。句乖性兒。何必有情不遂。皆似此。他自恁抹媚。我卻沒三思。一納頭。只去憔悴死。是然紅娘自插入來。忽然插入紅娘來。中加一倍人。文情奇絕。妙絕。

右第三節言才子佳人。一個如彼。一個如此。兩人一般作出許多張致。若我則殊不然。亦不啼。亦不笑。亦不起。亦不眠。一口氣更無回互。直去死。卻便休。益是深識張生鶯鶯之張致。而不覺已之張致。乃更甚也。此等筆墨。謂之加一倍法。最是奇觀。

卻早來到也。俺把唾津兒濕破窗紙。看他在書房裏做甚麼那。便畫出單畫出紅娘。明來何足奇耳。直

村裏近鼓。我將這紙窗兒濕破。悄聲兒窺視。妙妙。便分明有一背多管是和衣兒睡起。你看羅衫上前襟褶裡。從外入眼。中寫意中人。情孤眠况味。想凄凉情緒。想無人服侍。想滯氣色。想微弱聲息。想黃瘦臉兒。想張生呵。你不病死。多應悶死。一片空明。

右第四節與其張生伸訴。何如紅娘觀出。與其入門後觀出。何如隔窗先觀出。益張生伸訴。便是惡筆。雖入門觀出。猶是庸筆也。今真是一片鏡花水月。

元和令 我將金釵敲門扇兒。

張生云。是誰。

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散布散也。我誦之。如聞低語。如觀笑客。



張生開門紅娘入科

右第五節輕妙之至幾於筆尖不復着紙如此連行文雖欲作

張生云夜來多謝紅娘指教小生銘心不忘只是不知小姐可曾有

甚言語紅掩口笑云俺小姐麼俺可要說與你

他昨夜風清月朗夜深時使紅娘來探爾他至今胭粉未曾施念到有一

千番張殿試不云今早相央而云昨昨受命益信上妙理除紅娘更無第

二人知道此最

右第四節只此四語是一篇正文其餘都是從虛空中蕩漾而成

張生云小姐既有見憐之心紅娘小姐生有一簡可敢寄得去意便欲

煩紅娘姐帶回

上馬橋他若見甚詩看甚詞他敢顛倒費神思

他拽扎起面皮道紅娘這是誰的言語你將來

這妮子怎敢胡行事咄咄聲扯做了紙條兒雙出紅娘來畫出紅娘二

驚唇上聲

右第七節此分明是後篇鶯鶯見帖時情事而忽於紅娘口中先復

猜破者所以深表紅娘靈慧過人而又未嘗漏泄後篇故妙時紅娘

去之理也

張生云小姐決不如此只是紅娘姐不肯與小生將去小生多以金帛

拜酬紅娘姐筆墨之事隨手生發所謂文亦有情一段快文哉

勝胡蘆你個挽弓酸休沒意兒賣弄你有家私石崇王愷決不賣弄其最

家私我圖謀你東西來到此也此夫人字雖出紅娘口無托生乃欲為之痛哭何

望感豈惟一齊短氣無語嗟乎以漢昭烈猶有不甘自取之言矣自非萬

明公誰復自把你做先生的錢物與紅娘為賞賜謂紙裏物猶言束修也雖一

賜錢亦必自稱賞我果然愛你金貲後你看人似桃李春風牆外枝賣笑

倚門兒酬謝人使我心中快樂也

右第八節世間有斤兩可計算者銀錢世間無斤兩不可計算者情







盡得其底裏

右第十一節一擔千金兩肩獨任看他急口便作如許一連數語而下正接之云昨夜彈琴那人信乎琴心一篇為紅娘之袖裏兵符不謬也

這簡帖兒我與你將去只是先生當以功名為念休墮了志氣者

寄生草你偷香手還準備折桂枝休教淫詞污了龍蛇字藕絲縛定鴟鵂

翅黃鶯奪了鴻鵠志休為翠幃錦帳一佳人誤你玉堂金馬三學士賺煞

尾弄得沈約病多般宋玉愁無二清減做相思樣子

右第十二節此為餘文任意揮灑乃是硯北人從來樂事不必謂紅

娘忽有書欲氣

張生云紅娘姐好話小生終身敬佩只是方纔簡帖我的紅娘姐是必在意者紅云先生放心

若是眉眼傳情未了時我中心日夜圖之怎因而有美事於斯此句歇後

不將簡帖得沉如論語我定教發落這張紙我將舌尖上說辭傳你簡帖

裏心事管教那人來探你一遭兒

右第十三節此則滿心滿意滿口滿語反挑後文之不然也此節方

非虛心平氣誰其分別之

紅娘下

張生云紅娘將簡帖去了不是小生誇口這是一道會親的符籙他明日回話必有好處總作若無好賦因風去豈有仙雲入夢來張生下



幾曾見寄書的  
顛倒瞞著魚雁





晚妝樓上杏花殘

唐寅

杏花而既殘也。不及美人妝矣。夫晚妝樓上。常耳。而杏花殘矣。春日遲遲。非其時耶。紅若曰。天下美人之態。半形於粧臺。而無聊之思。多生於薄暮。何也。顧影徘徊。黃昏獨坐。已足傷矣。而况飛花點點。春意不可久留。豈草木之無情。亦東風之有意。其時其事。猶堪追憶也。我之做徹合山也。豈為張生哉。我願你今夕何夕。快三星之在天。而無如不我諒也。樓上佳期。祇自負耳。我情你牛女常睽。欲鵲橋之高駕。而今反增罪戾也。樓頭紅杏。諒子心耳。你不嘗日上高眠。垂流蘇而淚落乎。則簪墜珊瑚。春山慵掃。其常也。而此非其時也。你不當春日曉起。對菱花而長嘆乎。則綠雲撩亂。無意塗鴉。其常也。而此非其時也。吾猶記你之晚粧樓上也。日之既夕。祇堪自憐。誰與為歡。而為此晚粧耶。吾知粧罷低徊。縱極含態。又其如畫眉之無人。晚之隻影。夕陽在山。人情多倦。誰適為容。而晚粧樓上耶。吾知粧罷低徊。縱極含態。又其如畫眉之無人。晚烟娟娟。繡不出鴛鴦。逐隊。而晚粧馬。胡為者。樓閣重重。望不見巫峰十二。而晚粧又奚益者。意者欲以羞花之貌。競花枝而比笑。而花顏易老。能消幾個黃昏。意者欲以如花之容。傍名花而爭色。而東皇不情。莫禁妬花風雨。當斯時也。啼鶯倦矣。蝶影亂矣。芳草連天。而柳絲拂地矣。起視杏花。而杏花不已殘乎。坊名碎錦。豈乏金釵。然不如樓上晚粧。更風流而可愛。杏花看花。名動綠樓。然不如晚粧樓上。覺香艷之移人。至於杏花殘矣。春光半去。莫挽嬌姿。吾恐與陌頭柳色。共悔夫婿封侯。杏花殘矣。韶光九十。半點香泥。即或有金勒馬嘶。知少玉樓人醉。前此燕子初來。已覺日色融和。喜晚粧之甚適。而况於杏花殘也。後此黃風乍拂。又覺天氣暄妍。恐晚粧之不耐。而猶值杏花殘也。方快溫風吹而寒氣消。花柳媚而精神爽。而晚粧者奈何。猶有怯衣單也。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三

三之二 鬧簡

此篇寫紅娘。凡有四段。每段皆作當面斗然變換。另是一樣章法。第一段寫紅娘帶得書回。一時將張生分明。便如座主之於門生。心頭平增無限溺愛。無限照顧意思。不難便取鶯鶯登時雙手親交與之。看他走入房來。其於鶯鶯。便比平日亦自另樣加倍珍惜。所以然者。意謂鶯鶯真乃一朵鮮花。却是我適間已許過我門生了也。門生是我之寶。此一朶鮮花。便是我門生之寶也。只因心頭與張生別成一條線索。便自眼中看鶯鶯別起一番花樣。是為第一段。第二段寫鶯鶯斗然變容。紅娘出自不意。遂忽自念適間容易遞人簡帖。誠然不是我。只是我自信平日精靈。又兼夜來鄭重仔細。躊躇此事。何得逢彼之怒耶。豈有滿盤已都算過。乃於一子失着耶。明明隔牆酬韻。蚤漏春光。明明昨夜聽琴。傾囊又盡。我本非聾非瞎。悉



屬親聞親見而今忽然高至天邊無梯可攀深至海底無縫可入此豈前日鶯鶯是鬼抑亦今日鶯鶯是鬼豈紅娘今日在夢抑亦紅娘前日在夢本意揚揚然弄馬騎何意跣跣地却被驢子撲於是三分羞慙七分怨憤遂不自禁其口中之叨叨絮絮是為第二段

第三段寫紅娘昨日於張生前滿心滿意滿口滿語輕將一擔千金兩肩都任者實是其胸中默然牢有一篇把柄耳初不自意鶯鶯極太不然也諺蓋有之行船無有久慣生產無有久慣今日方知傳遞簡帖無有久慣紅娘此時真無面目又見江東父老只有一萬年不復到書院中永取此事寄之高天上埋之深深地下更不容一人提起便如連日我不在世間者然何意鶯鶯又必強之投以回簡自鶯鶯又有回簡而紅娘遂不得不重入書院再見張生夫而後一面熟兩脇憤真更非一時三言兩句之所得而發脫也者而張生不察方且又如臂邊鐵鳥乳下嬌兒百樣哀鳴千般央及此時我為紅

娘真除非抽刀自決以明我不負人蓋從來任天下事兩邊俱無以自解實有如此苦事是為第三段

第四段寫紅娘初焉以退賊故方德張生既焉以賴婚故方憐張生既焉以揮毫故方愛張生既焉以不效故方羞張生至此乃忽然以苦纏故不覺惱張生夫以紅娘之於張生固決無有惱之事而直以自己胸前煩悶無理遂爾更不得顧便唐突之此真李白所云淚亦不能為之墮聲亦不能為之出時也何意拆書念出乃是戶風花影之句若說是鬼鬼中亦無如此之鬼若說是賊賊中亦無如此之賊若說兵不厭詐諸葛亦無如此之陣圖若說幻不厭深偃師亦無如此之機械此時虛空過往天地鬼神聰明正直盡知盡見紅娘真欲拔髮投地捶胸大叫自今以後我更不能與天下女兒同居也是為第四段

鶯鶯上云紅娘這早晚敢待來也起得早了些兒俺如今再睡些睡科



中呂粉蝶兒紅娘唱風靜簾閒遠窗紗麝蘭香散○簾內是窗窗外是簾  
有風則下簾無香則開窗今因無風故不下簾却因有香又不開窗只十  
一字寫女兒深閨便如圖畫○我從妙文得認鶯鶯我又從妙文得認鶯  
鶯閨啟朱扉搖響雙環一句寫紅絳臺高金荷小銀缸猶燦三句寫紅娘  
中也紅娘回時燈猶未息娘行入門○細想紅娘回時燈猶未息  
則其遣去一何早乎

我將他暖帳輕彈。揭起海紅羅軟簾偷看。醉春風只見他釵彈玉斜橫。髻偏雲亂挽。小姐正睡。侍兒彈帳。一不可也。彈帳不應。揭開偷看。二不猶自不明眸。可也。蓋紅娘此日。已易視鶯鶯矣。見書而怒。得母為是。與日高你蓋紅娘此日。已易視鶯鶯矣。見書而怒。得母為是。與日高懶。鶯鶯慧心人。又何待見書而始悟紅娘之易視

驚驚起身欠身長嘆科。

半胸擡身事不可問紅娘也此其幾回搔耳不問紅娘一聲長嘆不問紅娘

右第三節不知者又謂寫鶯鶯春倦非也。夫紅娘之看張生乃鶯鶯特遣也。則今於其歸急問焉可也。乃半晌矣不問而擡身擡身矣。又不問而搔耳幾回矣。又不問而長嘆豈非親見歸時紅娘已全不是去時紅娘慧眼一時覷破便慧心徹底猜破故耶。看他純是雕空鏤塵之文而又全不露一點斧鑿痕真是奇絕一世。若作描寫鶯鶯春何故不問紅娘回來幾時耶。



是便是只是這簡帖兒俺那好遞與小姐俺不如放在粧盒兒裏等他自見放科

鶯鶯整粧紅娘偷觀科終不問也妙

普天樂晚粧殘鳥雲輕勻了粉臉猶不問也妙亂挽起雲鬟已見簡帖

兒拈把粧盒兒按拆開封皮孜孜看顛來倒去不害心煩何處紅娘非思

加意也只見他厭的捻皺了黛眉是惱此帖忽的低垂了粉頸還是宜第

還宜也只見他厭的捻皺了黛眉是惱此帖忽的低垂了粉頸還是宜第

紅做意科云呀決撒了也他三句寫出鶯鶯心頭曲折

右第四節寫鶯鶯見簡帖或問鶯鶯見簡帖亦可一不發作則是一拍即合也今之世間

此比者

鶯鶯怒科云紅娘過來紅云有鶯鶯云紅娘這東西那里來的我是相國的小姐誰敢將這簡帖兒來戲弄我我幾曾慣看這樣東西來我告過夫人打下你個小賤人下截來紅云小姐使我去他着我將來小姐

不使我去我敢問他討來我又不識字知他寫的是些甚麼其快如風

快活三分明是你過犯沒來由把我摧殘教別人顛倒惡心煩你不慣誰

曾憤

右第五節寫紅娘妙口真是妙絕輕輕只將其一個慣字劈面翻來

便成異樣撲跌蓋下文鶯鶯之定不復動正是遭其撲跌也不但是一

句亦且一語只是一字真可謂以少許勝人多許矣

小姐休關比及你對夫人說科我將這簡帖兒先到夫人行出首去紅娘

其妙如此

鶯鶯怒云你到夫人行却出首誰來又妙

紅云我出首張生又紅娘

鶯鶯做意云紅娘也罷且饒他這一次又妙紅云小姐怕不下他下

截來聽紅娘又妙每讀此白如

鶯鶯云我正不曾問你張生病體如何紅云我只不說鶯鶯云紅娘你



便說咱。

朝天子近間面顏瘦得實難看。不思量茶飯。怕動彈。

右第六節正答張生病體。

鶯鶯云。請一位好太醫。看他證候咱。紅云。他也無甚證候。他自家說來。

我是曉夜將佳期盼。廢寢忘餐。黃昏清旦。望東牆淹淚眼。我這病患要安。

只除是出點風流汗。此代張生語。故有二我字。雖於感愜後。不可入得。然此時不說。更待何時說之。行文又有得過便過之法。無用。

右第七節旁答張生心事。

多作顧慮。

鶯鶯云。紅娘早是你口穩。若別人知道呵。成何家法。今後他這般的

言語。你再也休題。我和張生。只是兄妹之情。有何別事。紅云。是好話也。

呵。

四邊靜。怕人家調犯。早晚怕夫人行破綻。只是你我何安。又問甚他危難。你只攛掇上竿。拔了梯兒看。

右第八節索性暢然勸之。以不負張生之托。

鶯鶯云。雖是我家虧他。他豈得如此。你將紙筆過來。我寫將去。回他着。他下次休得這般。紅云。小姐。你寫甚的。那你何苦如此。鶯鶯云。紅娘。你

不知道。寫科。

鶯鶯云。紅娘。你將去對他說。小姐遣看先生。乃兄妹之禮。非有他意。再

一遭兒是這般呵。必告俺夫人知道。紅娘和你小賤人。都有話說也。紅

云。小姐。你又來。這帖兒我不將去。你何苦如此。鶯鶯擲書地下云。這妮

子好沒分曉。鶯鶯下。

紅娘拾書歎云。咳。小姐。你將這個性兒。那里使也。

脫布衫。小孩兒口沒遮攔。一味的將言語摧殘。把似你使性子。休思量秀

才。做多少好人。家風範。用筆真乃一鞭一條痕。一痕一條血。遂令舉世口

自解也。

右第九節。自此以下四節。則紅娘持書出戶。背過鶯鶯。自將心頭適



小梁州我為你夢裏成雙覺後單。廢寢忘餐。羅衣不奈五更寒。愁無限。寂寞淚闌干。  
換頭似等辰勾。空把佳期盼。已上通為一句。我將角門兒更不牢據。願你做夫妻無危難。細玩此句乃透過一步法也言我何止與之得遮簡帖而已。你做個縫了口的撮合山。

右第十節。○此一節申言鶯鶯自於我無禮。乃我之知之實深。為之實切。我於鶯鶯誠乃不薄也。

石榴花 你晚粧樓上杏花殘。  
七字寫盡 猶自怯衣單。  
看他妙筆妙墨無中 造化如二句。  
以反剔下文却令讀者於不意中又 那一夜聽琴時露重月明間為甚向  
別親一位無愁鶯鶯另是身分絕世 晚不怕春寒。  
鶯鶯口齒歷歷 幾乎險被先生饌。  
用論語入妙 吾友斷山王先生相  
師語曰酒是先生饌女為君子儒用論語入妙也 吾友斷山王先生相  
格之文孫也目盡數十萬卷手盡數十萬金今與聖歎並復垂老兩人相 憐如一日也偶於舟中時方九日忽先生信口答曰我亦不解汝家何故雀  
水化為蛤座中斗然未有以應也 先生信口答曰我亦不解汝家何故雀

入大蛤皆化為水也。一時滿舟喧然。至有翻酒濡首者。此大具禮記入妙也。○斷山讀盡三教書。而不願以文名。傾家結客。而不望人報。有力如虎。而輕裘緩帶。超走揚揚。繪不染刻雕。吹竹彈絲。無技不精。而通夜以佛火滿。客作伴。今頭毛皚皚。而尚不失童心。瓶中未必有三日糧。而得錢猶以與。知彼視聖歎為弟。聖歎事之為兄。有過吳門者。問之。無有兩人也。嗟乎。未或不幸。而溘然俱化。斯吾兩人便甘作微風淡烟。杳無餘迹。蓋斷山二十年前。曾與聖歎詩。早便及之。曰。風雷半夜吳王墓。天地清秋伍相祠。一例冥冥誰不朽。早來把酒共論之。今聖歎亦是寒鳥啁啾。不那冥冥誰不朽。早來把酒共論之。今聖歎亦是寒鳥啁啾。不那忘故羣。故時時一念及之。豈猶有意互相歎譽。為榮名哉。那冥冥誰不朽。早來把酒共論之。今聖歎亦是寒鳥啁啾。不那忘故羣。故時時一念及之。豈猶有意互相歎譽。為榮名哉。那冥冥誰不朽。早來把酒共論之。今聖歎亦是寒鳥啁啾。不那

右第十一節○此一節特恐寫鶯鶯不承故舉聽琴一六以實之上文鶯鶯問張生病體紅娘却取便及他言者亦為胸中有德琴一夜故也

也。不肯搜自己狂為。聽琴一只待覓別人破綻。簡帖受艾焙我權時忍這番妙妙。怨毒之極。半吞不吐。便有授記後日之意。今便請問紅。囑好是奸。對別人巧言花語。背地裏愁眉泪眼。便上艾焙句語氣已畢。此又因而不說。總是摹神之極筆。







哭出來也看他竟不出

張生云紅娘姐定科神妙極筆

良久張生哭云紅娘姐你一去呵更望誰與小生分割此哭結上文

張生跪云紅娘姐紅娘姐你是必做箇道理方可救得小生一命此跪起下

看其袖中回簡不惟前不便出至此猶不便出也豈真忘之哉正是  
盡情盡意作此大決撒之筆至於險絕斗絕矣然後趨勢一落別開  
奇境文章至此能事又畢也無不讀此等白便學一副涎臉東塗西寫  
嗟乎亦嘗翻察張生此哭此跪無不哭者無不跪者我每見而痛罵焉  
不出回簡故有張生此哭此跪以結上文之奇妙也乃至今猶不肯出  
故有張生此跪跪上逼下非如倉所寫涎臉也  
先生你是讀書才子豈不知此意

滿庭芳你休呆裡撒奸你待恩情美滿苦我骨肉摧殘他只少手拈兒  
摩娑看我羸麻線怎過針關妙好辭定要我拄着拐幫閑鑽懶縫合口

送暖偷寒前已是踏着犯

絕妙好辭使人失笑凡能使人失笑文字悉是刻心憑血而出莫容易讀過古人文字也

右第十五節袖中回簡不惟來時不便取出項且欲去矣猶不便取  
出直至今欲去不去又立住矣猶不便取出也行文如張勳弩務盡  
其勢至於幾幾欲絕然後方肯縱而舍之真乃恣心恣意之筆也  
張生跪不起哭云小生更無別路一條性命都只在紅娘姐身上紅娘  
姐

我又禁不起你甜話兒熱趨好教我左右做人難反作此語然後落下筆  
我沒來由只管分說方始落下我回視前文真小姐回你的書你自看

者遞書科

右第十六節欲覆絕之直至終不得覆絕之夫然後始出其袖中書  
使自絕之而不意峰迴嶺變又起奇觀

張生拆書讀畢起立笑云呀紅娘姐又讀畢云紅娘姐今日有這場喜  
事又讀畢云早知小姐書至理合應接接待不及切勿見罪紅娘姐和



你也歡喜。紅云：却是怎麼？張生笑云：小姐罵我，都是假書中之意哩。也波哩也囉哩。紅云：怎麼？張生云：書中約我今夜花園裏去。紅云：約你花園裏去，怎麼？張生云：約我後花園裏去相會。紅云：相會怎麼？張生笑云：紅娘姐，你道相會怎麼哩？紅云：我只不信。張生云：不信，由你。紅云：你試讀與我聽。張生云：是五言詩四句哩。妙也。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紅娘姐，你不信？紅云：此是甚麼解？張生云：有甚麼解？紅云：我真個不解。張生云：我便解。波待月西廂下，着我待月上而來。迎風戶半開，他開門等我。拂牆花影動，着我跳過牆來。疑是玉人來。這句沒有解，是說我至矣。紅云：真箇如此解？張生云：不是這般解。紅娘姐，你來解。不敢欺。紅娘姐小生乃猜詩謎的杜家風流，隨何浪子。陸賈不是這般解。怎解？紅云：真個如此寫？張生云：現在紅定科良久。張生又讀科。紅云：真個如此寫？張生笑云：紅娘姐好笑也。如今現在紅怒云：你看我小姐原來在我行使乖道兒。

或云：深院迴風，晴雪亂舞，却不是風迴雪舞。或云：花拳繡腿，少年短打，却不是花綉短打。或云：鳴琴將終，隨指泛音，不是琴終泛音。我却細察之，一片純是光影，一片純是遊戲，一片純是白淨，一片純是開悟。維摩詰室中，天女變舍利弗，一時不知所云。我於此文，不知所云。香嚴大師，至脫然撒手時，遙望瀟山，連說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真是貧。去年貧，無立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我於此文，錫也無。文殊尸利菩薩，選二十五位圓通，拔取觀世音為狀元第一。我於此文，如觀世音，幸得第一。趙州和尚，被人問二龍戲珠，誰是得者？州云：老僧單管着。我於此文，單管着。南泉王老師，指庭前牡丹花，謂陸亘曰：大夫時人看此花，如夢相似。我於此文，如夢相似。要孩兒幾曾見寄書的，顛倒瞞着魚鴈。奇奇妙妙，自從盤古，直至今朝，小則小，只三字，寫盡心腸兒轉關，教你跳東牆。女字邊干，拆之，乃續之，四篇。逆謂紅娘專工，原來五言包得三更裏，四句埋將九里山。你赤緊將人慢拆字，一何可笑。







○嘗聞大怒後不得作簡者多恐餘氣未降措語尚激也然則不怒時欲作激氣語此亦決不可得也今作西廂記人吾不審其胸前有何大怒耶又何其毒心啣毒眼射毒手揮毒口噴百千萬毒一至於

是也

張生云小生曾見花園已經兩遭  
煞尾雖是去兩遭敢不如這番你當初隔牆酬和都胡侃證果是他今朝這一簡

右第二十一節曾記吳歌之半云故老舊人盡說郎偷姐如今是新翻世界姐偷郎此真清新之句也然實不知西廂先有之蓋紅娘怨毒鶯鶯詆之無所不至因謂張生汝偷不如他偷夫至謂張生猶不必如鶯鶯而鶯鶯之為鶯鶯竟何如哉怨毒於人史公嘗言實甚此真寫得出來也

紅娘下

張生云嘆萬事自有分定適纔紅娘來千不歡喜萬不歡喜誰想小姐有此一場好事小生實是猜詩謎的杜家風流隨何浪子陸賈此四句詩不是這般解又怎解待月西廂下是必須待得月上迎風戶半開門方開了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牆上有花影小生方好去今日這顏天偏百般的難得晚天那你有萬物於人何苦爭此一日疾下去波快書快友快談論不覺開西立又昏今日碧桃花有約鰥膠黏了又生根呀纔向午也再等一等又看咱今日百般的難得下去呵空青萬里無雲悠然扇作微薰何處縮天有術便教逐日西沉呀初倒西也再等一等咱誰將三足鳥來向天上閣安得后羿弓射此一輪落謝天謝地日光菩薩你也有下去之日呀却早上燈也呀却早發播也呀却早撞鐘也找上書房門到得那里手挽着垂楊滴溜撲碌跳過牆去抱住小姐嘆小姐我只替你愁哩二十顆珠藏簡帖三千年果在花園張生下

之事也普天下才子念之哉○末二句真正絕妙好辭



是觀陰風  
 暮鴉  
 是玉人帽側  
 烏紗



增修第六才子書

卷三 橫斷圖

二十二



金蓮蹴損牡丹芽

唐寅

形直行之致。金蓮至今傳矣。蓋牡丹有芽。胡為蹴損之乎。然而金蓮有情。不禁與之相觸耳。若曰。人之心有所屬者。欲求其有益也。而不覺其有損。蓋彼非實有所摧殘也。意皇皇其難已。步遲遲而不能。遵彼微行之。如有所碍焉。則名芳初發。脚踪兒遂將心事傳也。驚鶯之行。豈僅若池塘雄鴨。楊柳樓鴉者哉。當良夜之深沉。使其青燈刺繡。則停針無語。宜作並頭之望。望月明之如畫。使其高枕孤眠。則夢入高唐。恐有芍藥之贈。今胡為循曲檻而徘徊。望湖山而佇足。遂使窄窄金蓮。不憚跋涉之勞。胡為尋花陰之曲徑。履芬芳之幽途。遂使小小金蓮。不惜往來之苦。憶爾時陰陰者花牆耶。芊芊者芳草耶。俯視池塘。未是荷錢之小。仰觀楊柳。如垂繫恨之絲。而於其中具富麗之質。擅洛陽之勝者。非牡丹芽耶。謂為三春富貴。則人之視牡丹也。甚重。而當其為芽。雖有可異之姿。猶未標奇於魏紫。謂為衆卉君王。則牡丹之自視也。不輕。而當其為芽。雖在方苞之際。亦已推美於姚黃。若然。則護之未恐不深。惜之惟恐不至。扶之直之。灌漑而長養之。宜也。鶯獨何心。而金蓮蹴損也哉。得毋以金屋多愁。如彼西施之號。故環珮珊珊之下。踐踏加之。然而金蓮無心也。芳徑行來。有過與之相值焉耳。得毋以玉堂人杳。空有學士之稱。故紅裙搖曳之際。蹈履及之。然而金蓮不知也。穿花而過。有偶為之小厄焉耳。在牡丹生機未暢。忽遭意外之侵。牡丹之不幸也。在金蓮行跡匆匆。忽與國色相傍。則又金蓮之幸也。以彼芽出翠草。頗似閨中之處子。蹴之何為。然不過蹴馬已耳。初非若笑折花枝者之不情。以彼芽尖初吐。又似情害之相引。損之何為。然不過損馬已耳。初非若揉碎花心者之太甚。而况頭上玉簪。更足關情乎。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三

三之三 賴簡

文章之妙。無過曲折。誠得百曲千曲萬曲百折千折萬折之文。我縱心尋其起盡。以自容與其間。斯真天下之至樂也。何言之。我為雙文。賴簡之一篇言之。夫雙文之與張生。其可謂至矣。獨鶯豔之一日。張生自見雙文。雙文或未見張生耳。過此以往。我親親其酬韻之夜。絕歎清才。既又觀其開齋之日。極賞神俊。此其胸中一片珠玉之心。真於隔牆。乃不啻如鈎鎖綿纏。而况無何又重之以破賊。而况無何又重之以賴婚。此誠不得一屏人之地。與之私一握手。低一致問也。誠得一屏人之地。與之私一握手。低一致問。此其時。此其際。我亦以世間兒女之心。平斷世間兒女之事。古今人其未相遠。即亦何待必至於酬簡之夕。而後乃今微聞燕澤哉。何則。感其才一也。感其容二也。感其恩三也。感其怨四也。以彼極嬌小。極聰慧。極醇厚之一寸之心。



而一時容此多感。其必萬萬無已。而不自覺。忽然溢而至於閑之外。焉。此亦人之恆情。恆理。無足為多怪也。夫然則紅娘以聽琴走覆。而張生以折簡為寄。我謂雙文此日。真如天邊飛雲。忽墮纖手。其驚其喜。快不可喻。固其所耳。即如之何。而忽大怒。果大怒矣。何不閉關絕。客命紅娘。胥疏前庭。與之。音不復通。即如之何。而復以手書回之。而書中又皆鄙靡之辭。而致張生惑之。而至於感悅驚麗。而後始以端服儼容大數責之。而後拒之。如是者。我甚惑焉。如曰。相國之女也。春風之所未得吹。春日之所未得曬。也不祥之言。胡為來哉。是安得不驚。驚矣。安得不怒。則夫張生之簡。之於雙文。其非胡為之來也。明甚。此紅娘於前夜聽琴之隔窗。而實親聞之者也。如曰。聽琴之隔窗之聲。於張生也。內戕其恩也。外慚其負也。人實肉骨子。而道旁置之。我何以為心。若其忽以不祥之言。來加於我。則是無禮於我。無禮於我。則是以亂易亂也。其相去也。真幾何矣。是安得而不怒。則我以為。

誠怒之。而不能復與顧也。則執書以鳴於高堂。先痛懲其不令之婢。而後厚酬以立遣之。彼必亦以醜辭之唐突也。而不能以醜顏更望。此其策之上也。若猶未忍其德也者。則毀書而掩閨。薄治其婢。而其事則且容隱而寢閣之。詩亦有之。無忘大德。而思小怨。此亦策之萬。無奈何者也。如之何。而顧乃有復寄手書之事。如曰。必欲數之。則能絕之。不數之。其終未必能絕之。必欲面數之。則能絕之。不面數之。彼婢之肯為彼持書以來者。必不肯為我痛切而陳也。則天下固無中表之兄。又屬異派。又新有其婚姻之言。又其間連日。正多參差。又彼方以淫佚之語來相勾引。而我則反復招之。責夜深入。以受我之面數者也。且語有之曰。言為心聲。我今觀其盛怒之時。而又能為婉麗之章。其聲嗶以緩。是果為何心之所感哉。抑我徒以人之無禮。故不得不。不一數之焉耳。而今我則命之踰牆以入。以就數。數畢而仍命之踰牆以出。以改過。天下之有禮。又新有如此之事乎哉。曰。然則雙文。



之有是舉也。其奈何曰：雙文天下之至尊貴女子也。雙文天下之至有情女子也。雙文天下之至靈慧女子也。雙文天下之至矜尚女子也。雙文先以尊貴之故，而於大族所有之羣從兄弟，以至戚黨僚吏之間之所往來，而既見之夥矣。如昔王氏所稱阿大中郎，封胡羯末之徒，是即不無一二。然初未有如張生其人焉者。一旦忽覩天壤之間，而有張生其人，此其照眼動心，方極不可奈何。誠亦何意出於慈母之口，入於嬌女之耳，即又宛然同車攜手，從心適願之言也乎。此天為之為人為之。此時雙文有情，真將梳新髻，試新裙，唧唧消息，已謂旦暮佳期。蓋自古至今，女兒之快，無有更快於雙文者。而忽然開宴，而忽然賴婚，此則何為也。此真不必張生之以簡來也。即使張生讀書學禮，過為拘謹，終亦不以簡來，而雙文實且欲以簡往。我於何知之。我於聽琴之夜，知之。不聞其有綿搭絮之辭曰：一層紅紙，幾眼疎櫺，又不隔雲山萬重，怎得入來信息。通此豈非欲寄簡之言哉。

抑不甯惟是而已。前此猶為初酬韻之後，未許婚之前也。不聞其有鵲踏枝之辭曰：兩首新詩，一段迴文，誰做鍼兒，將線引向東鄰，通一殷勤。此已非欲寄簡之言哉。夫雙文而方將自欲寄簡，而適猶未及。然則其於張生今日之簡之寄，是最樂也。是日夜之所望而不得見，也是開而讀，讀而捲，捲而又開，開而又捲，至於紙敝字滅，猶不能以釋然於手者也。其如之何而有勃然大怒之事。夫雙文之勃然大怒，則又雙文之靈慧為之也。其心以為張生真天下之才子，夫使張生非真天下之才子，而我奈之何於彼乎。傾倒則至於如是之甚哉。然而其心默又以為身為相國千金貴女，其未可以才子之故而一時傾倒，遂至於是也。即我自以才子之故而一時傾倒，不免遂至於是。其未可令餘一人得聞我則遂至於是也。是故雙文之欲簡張生，何止一日之心。然而目顧紅娘，則遂已焉。又目顧紅娘，則又遂已焉。乃至屢屢目顧紅娘，則屢屢皆遂已焉。此無他，天下亦惟有我之心，則



張生之心也。張生之心則我之心也。若夫紅娘之心則何故而能為張生之心。紅娘之心既無故而不能為張生之心。然則紅娘之心何故而能為我之心。故夫雙文之久欲寄簡而終於紅娘難之者。彼誠不欲以兩人一心之心。旁吐於別自一心之人也。故夫雙文之久欲寄簡而獨於紅娘碍之者。彼誠不欲令竊窺兩人之人。忽地得其間一人之心也。無何一朝而深閨之中。粧盒之側。而宛然簡在此則非紅娘為之。而誰為之。夫紅娘而既為之。則是張生而既言之矣。夫張生而既言之。則是張生不惜於紅娘之前。遂取我而罄盡言之矣。我固疑之也。其歸而如行不行以行也。如笑不笑以笑也。如言不言以言也。昔曾未敢憚帳。而今舒手而彈也。昔曾未敢偷看。而今揭簾而看也。昔曾未敢於我乎輕言。而今儼然謂我懶懶也。凡此悉是張生罄盡言之之後之態。甚明明也。夫以我為千金貴人。下臨一小弱青衣。顧獨不能遂示之以我之心哉。我亦徒以此態之不可以堪。故且

自忍而直至於今日。至於今日而不謂此小弱青衣。乃遂敢以至是。然則我甯於張生焉。便付決絕。都無不可。我其誰能以千金貴人。而顧甘心於是也耶。蓋雙文之天性矜尚。又有如此。然而其於張生。則必不能以真遂付之決絕也。豈惟不能付之決絕而已。乃至必不能以更遲一日二日不之見也。取筆力疾而書之。而題之。而封之。而手自授之。謾之曰。我欲其勿更出此。則固並非欲其不更出此者也。其詩具在。詩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欲人勿更出此。則其語固當如是者乎。且一詩之不足。而又有其題。題曰。月明三五夜。欲人勿更出此。則固當詩之不足。而又題之者乎。蓋雙文有情。則既謂人之有情。皆如我也。而雙文靈慧。則又謂人之靈慧。皆如我也。夫我之大怒。頃者實惟不可向通。我則計紅娘是必訴之者也。又我授書之言。頃者實惟致再致三。囑云。勿更出此。我則又計紅娘是必又述之者也。夫張生而知我之大怒。至於不可向通。且



如此又聞我授書之言致再致三囑云勿更出此又如此然則啟書而讀而又見其中云我意其驟焉雖驚少焉雖疑姑再思焉其誰有不快然大悟也者夫張生快然大悟而疾捲書而袖之更多詭作嗟嗟而漫付之敬謝紅娘而遣還之然後或坐或卧而徐待之待至深更而悄焉赴之彼為天下才子何至獨不能作三翻手三豎指如崔千牛之於紅綃妓之事哉今也不然更未深人未靜我方燒香紅娘方在側而突如一人則已至前夫更未深人未靜我方燒香紅娘方在側而突如一人則已至前則是又取我詩於紅娘前不惜罄盡而言之也此真雙文之所決不料也此真雙文之所決不肯也此真雙文決不能以少耐也蓋雙文之尊貴矜尚其天性既有如此則終不得而或以少貶損也由斯以言而閨簡豈雙文之心而賴簡尤豈雙文之心而讀西廂者不察而總漫然置之夫天下百曲千曲萬曲百折千折萬折之文即孰有過於西廂賴簡之一篇而奈何不縱心

尋其起盡以自容與其間也哉西廂如此寫雙文便真是不慣此事又靈慧千金女兒不是洛陽對門女兒也多情紅娘上云今日小姐著俺寄書與張生當面偌多假意見詩內卻暗約著他來小姐既不對俺說俺也不要說破他只請他燒香看他到其間怎生瞞俺○紅娘請云小姐俺燒香去來鶯鶯上云花香重疊晚風細庭院深沈早月明

雙調新水令

紅娘唱

晚風寒峭透窗紗

從閣中行出

控金鈎繡簾不掛

已垂也

窗見簾門

凝暮靄望階正樓閣抹殘霞

從閣中行出

恰對菱花樓上晚粧罷

吾上四句皆寫景然景中則有人此一句寫人然人中又有景也

右第一節寫雙文乍從閣中行出來

○前篇粉蝶兒是紅娘從外行

入閣中來故先寫簾外之風次寫窗內之香此是雙文從內行出

外來故先寫深閉之窗次寫不捲之簾夫簾之與窗只爭一層內外

而必不得錯寫者此非作者筆墨之精緻而已正即觀世音菩薩經



駐

馬聽不近喧譁嫩綠池塘藏睡鴨

想見雙文自

然幽雅8炎黃易卯帶妻

草鴉

想見雙文金蓮蹴損牡丹芽  
擡頭而行露珠兒溼透波機

想見雙文玉簪兒  
一而雙行而忽停

住茶蘿架想見雙文回顧而行

兒是境中人。是人中境。是境中情。寫來色色都有。色色入妙。

俺看我小姐和張生。巴不得到晚哩。  
張生說小姐帶想說

香 遲

牌兒自從那日初時何太早些想月華推一刻似一夏見柳梢斜日遲

右第三節已行至花園矣。更無可寫。遂復追寫其未來花園時。○問此未來花園時語。亦得先寫在前耶。答曰。不得先寫在前也。夫先寫在前。則必累墜筆墨。從所謂日初時。鶯鶯便千呼萬嗟。又安得泠泠

然有上新水令之輕筆妙辭哉

攬箏琶 打扮得身子兒乍。準備來雲雨會巫峽。  
西廂最淫。為此二句為那燕侶鶯傳。

右第四節上忽振筆寫至未來花園以前。此仍轉筆寫入花園來也。他水米不沾牙。越越的閉月羞花。水米不沾。則似有情。閉月羞花。則真假妙妙。夫真耶。則胡為不沾牙哉。這其間信兒難按捺。分明從前篇毒心。一地胡拿。待下文做出見也。只

右第五節此節之妙莫可以言。據文乃是紅娘描畫雙文。而細察文外之意。卻是作西廂記人描畫紅娘也。蓋作西廂記人細思紅娘從上篇來。此其心頭雖說一半全是怨毒。然亦一半畢竟還是狐疑。豈有昨日於我繫起面皮。既已至於此極。而今夜攜我並行。忽然又有他事者。我亦獨不解張生所誦之詩。則何故而明明又若有其事耳。只此一點委決不下。自不免有無數猜測。然而此時又用直筆反覆。



再寫則彼紅娘於上篇已不啻作數十反覆者。今至此篇猶尚啾啾不休。豈不可厭之極也。今看其輕輕只換作雙文身上。左推右敲。似真還假。一樣用筆。而別樣用墨。文章乃如具茨之山。便使七聖入之。皆迷真異事也。

小姐這湖山下立地。我閉了角門兒。怕有人聽咱說話。一面是打探紅娘。門外科。

張生上云。此時正好過去也。張生應門內科。

沈醉東風是槐影風搖暮鴉。新山云。從來只謂人有魂。今而後知文亦有魂也。如此句七字。乃是下句七字之魂。故妙。

出筆文人也。攝是玉人帽側烏紗。右第六節槐影烏紗寫張生來。卻作兩句。只寫兩句。卻有三事。何謂三事。紅娘喫驚一也。張生膽怯二也。月色迷離三也。妙絕妙絕。你且潛身曲檻邊。他今背立湖山下。

右第七節妙絕妙絕。昨與一友初看。謂此句是紅娘放好張生。此友

人便大賞歎。謂真是妙事。妙人。妙情。妙態也。今日聖歎偶爾又復細看。却悟此句乃是紅娘放好自家。蓋昨日止因一簡。便受無邊毒害。今若適來關門。而反放入一人。安保雙文變詐多端。不又將捉生替死。別起波瀾乎。故因特命張生且復少停。得張生少停。而紅娘蚤已抽身遠去。便如聳身雲端。看人廝殺者。成敗總不相干矣。諺云。千年被蛇咬。萬年怕麻繩。真是寫絕紅娘也。應門而紅娘不在。張生邊紅娘賊。

那裏教寒溫打話。

張生樓紅娘云。我的小姐。紅云是俺也。早是差到俺。若差到夫人。怎了也。得未曾有。

便做道樓得慌也。索覷咱。多管是餓得你窮神眼花。我且問你。真個着你來麼。妙妙。此方是紅娘也。張生云。小生是猜詩謎。杜家風流隨何浪子陸賈。准定托托幫。便倒地。又寫一遍。







細故也

是你夾被兒時當奮發指頭兒告了消乏消乏之為言得替也此固極狠  
佛經亦曾直說其事謂打疊起嗟呀畢罷了牽掛收拾過憂愁準備著撐  
達之

右第十二節自喬牌兒至此如引弓至滿快作十成語也

張生跳牆科

鶯鶯云是誰張生云是小生

鶯鶯喚云紅娘紅娘不應科

鶯鶯怒云哎喲張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這裡燒香你無故至此你有何說張生云哎喲

便如無簡招之者然且又直至後止另數其今夜之來不聞數其前日之簡作者用意之妙真孤行於筆墨之外全非近俗之所得知也  
錦上花為甚媒人心無驚怕赤緊夫妻意不爭差

右第十三節上文雙文已來花園矣紅娘猶不信其真肯也不信得

最妙此文雙文已自發作矣紅娘猶不信其真不肯也不信得又最妙○赤緊二句猶言貼肉夫妻有何閒話

我躡足潛踪去悄地聽他一個羞慚一個怒發後一個無一言一個變了卦一個悄悄冥冥一個絮絮答答

右第十四節此雖雙寫二人之文然妙於第一二句也筆下紙上便

明明白白共見紅娘抽身另住一邊自稱局外閒人以謹避雙文之

波及○明是第三篇文字矣卻偏能使第二篇文字屍屍閃閃重欲出見真是奇絕

紅娘遠立低叫云張生你背地裡硬嘴那裡去了你向前呵告到官司怕羞了你

為甚送定隨何禁住陸賈叉手躬身如聲似啞清江引你無人處且會閒嗑牙就裡空奸詐怎想湖山邊不似西廂下



右第十五節此翻跌前文成趣也。  
此文、總之、文理、相生、莫測、其、理、  
文、不知、是、前、文、特、為、翻、此、文、故、有、前、

鶯鶯云紅娘有賊

紅云小姐是誰  
又妙問妙賊哉而

張生云紅娘是小

生8  
句妙  
三妙  
人問  
三小  
心姐  
三也  
樣而  
分張  
明生  
是答  
三哉  
幅○  
畫三

西廂中如此白。真是並不費筆費墨。一何如花如錦。看他雙文喚紅。

娘紅娘喚小姐張生喚紅娘三個人各自胸前一片心事各自口中

一樣聲喚真是寫來好看煞人也

紅云張生這是誰著你來扳妙小絕姐妙只絕圖脫知其不是指你來此有甚麼的

勾當張生不語科

鶯鶯云快扯去夫人那里去張生不語科

紅云扯去夫人那里便壞了他行止我與小姐處分罷張生你過來跪

者你既讀孔聖之書必達周公之禮你夤夜來此何幹

香美娘處分花木。雁兒落不是。一家兒喬坐。被人搬熱。遂不覺耳。要

說一句兒裏腸話。只道你文學海樣深。誰知你色膽天來大。得勝令你

夜入人家。我非姦做盜拿。你折桂客做了偷花漢。不去跳龍門來學騙。

右第十六節坐堂是小姐聽勘是解元科罪是紅娘昨往僧舍看

摩變相歸而竟日不怡忽覩此文如花奴鼓聲也

小姐且看紅娘面鏡過這生者鶯鶯云先生活命之恩恩則當報既

兄妹何生此心。萬一夫人知之。先生何以自安。冬看紅奴面。便飢近

次若更如此扯去夫人那里泣無干休

可謫小女賢達者乎。而惟懼老至。言言。須臾。一。此。

兒  
右第十七節、寫紅娘既不失輕。又不失重。分明一位極滑脫閑官。

是鬆快之筆。○紅娘此時一邊出豁張生。正是一邊出豁雙文也。○

似當時元宗皇帝花萼樓下與甯王對局太真手抱白雪獼兒從

審看良久○知皇帝已失數道○便斗然放獨兒蹂亂其子○於是天顏

增像第六才子書

卷三

韻簡

下



悅也

鶯鶯云紅娘收了香卓兒你進來波鶯鶯下  
紅娘羞張生云羞也吒羞也吒卻不道猜詩謎杜家風流隨何浪子陸  
賈今日便早死心塌地也

離亭宴帶歌拍煞再休題春宵一刻千金價準備去寒窗重守十年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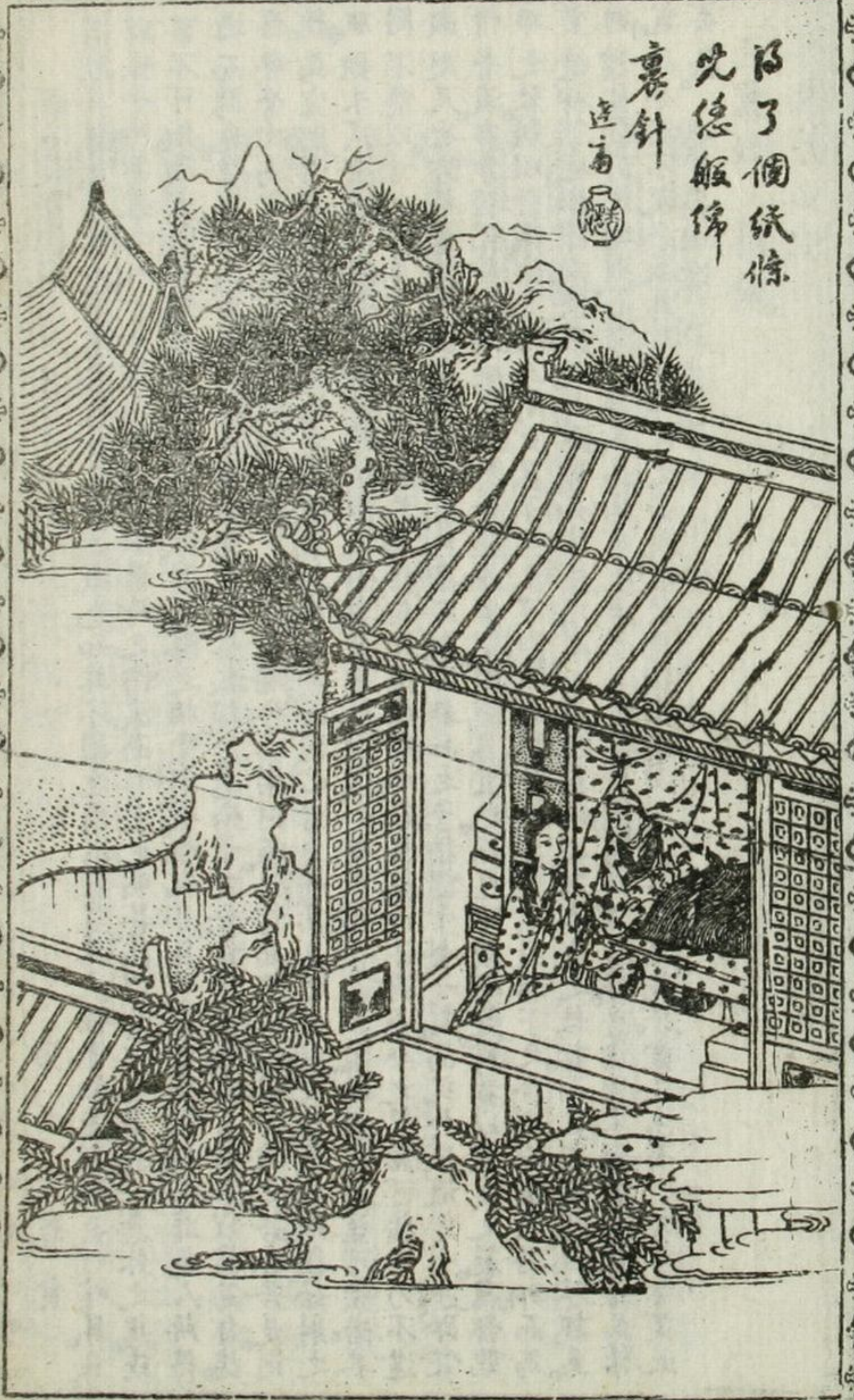
右第十八節結文

猜詩謎的杜家你拍了迎風戶半開山障了隔牆花影動雲卷了待月西  
廂下淋淋盡一任你將何郎粉去搽他已自把張殿眉來畫淋淋盡強風情措  
大晴乾了尤雲帶雨心懺悔了竊玉偷香膽塗抹了倚翠偎紅話淋淋盡淫  
詞兒早則休簡帖兒從今罷猶古自參不透風流調法淋淋盡  
右第十九節於既結後忽然重放筆作極盡淋漓之文使我想皓布  
棍昨夜雨滂烹打到葡萄棚一頃不覺遍身快樂  
小姐你息怒嗔波卓文君妙重作結又作雙結

右第二十節此重作雙結也此結雙文請大人打鼓退堂妙妙  
張生你遊學去波渴司馬

右第二十一節此結張生犯人免供逐出妙妙○於紅娘口中我亦  
細思必應作雙結作者真乃極盡能事





得了個紙條  
兒總服侍  
嘉針  
這書



親不親盡在德

唐寅

深欲其親者為之專其責焉。蓋張之於崔親也。而非不親也。然其親豈異人任乎。紅是以臨去叮嚀耳。且以生平所慕慕之人。一旦惠而好我。吾知爾時之情濃而非淡也。明甚。然以意中之事。設一意外之想。或事不可知。而柔弱書生。未盡解其中况味。則此際之相愛與否。惟在身其事者實受其任。而非他人所得過而問也。肯不肯。由他。則不由他者。德也。蕭條旅邸。忽遇仙子之會。角枕繁兮。其喜何如。以德而自揣。應覺骨肉為之疎。寂寞空齋。疑入高唐之夢。錦衾爛兮。其樂何極。代德而思維。頓覺神魂之若合。若是則親焉宜也。當其始至。則親親之香。雖未顛倒衣裳。而同心者。自覺其臭之如蘭。及其既至。則親姑射之肌。雖未式食庶幾。而綢繆者。又覺其甘之如飴。思前此秋波一轉。欲攜手而不能。而今之盈盈可愛者。其間不能以寸也。即多方親之。而豈厭其綢繆。前此隔牆聯吟。欲促膝而不得。而今之笑語可接者。乃不違顏咫尺也。即極意親之。猶尚嫌其情薄。於斯時也。即無知之子。猶謂千金一刻。而況於風流才子乎。即寡情者。流亦幸羽化登仙。而況於相思情鍾乎。若是則親焉宜也。而忍不親乎哉。或者以禮義之範。竊鄙臨邛之琴。則以引鳳蕭史。而為閉戶男子也。未可知。或者以多病之體。莫投桑下之金。則以擲果潘郎。而為坐懷柳下也。未可知。使果親焉。則體天地生才之心。而兩美必合。為古今之佳話。而豈其敗德。倘不親焉。則體聖賢好色之戒。而守身如玉。為幽室之君子。而豈其負心。欲為佳話耶。惠然肯來。如鼓瑟琴。誰為禁也。而今其不親乎。欲為君子耶。人之好我。匪我思存。誰能強也。而今其相親乎。盡在德而已矣。子亦從此去矣。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三

三之四 後候

儉近日所作傳奇。例必用四十折。吾真不知其何故。不可多。不可少。必用四十折也。蓋南華老人言之也。曰。鵬之飛於南溟也。絕雲氣。負青天。其去地既九萬里。則其視地。猶如地上之人之視之蒼蒼也。不知其為正色耶。抑為遠而無所至極之色耶。以言諸王貴人。生於後宮。氣體高妙。則不知白屋之下。寒乞之士。何故終日竟夜。嚙嚙惜惜。其聲不絕也。諸葛忠武。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統百萬之軍。兵馬糧糗。器械圖籍。天文地形。賓客刑獄。無不獨經於心。則不知傲然野生。疎巾單衣。步行來前。抵掌言事。其胸中有何等陳乞也。十住菩薩。於佛性義。能了了見。則不知一切眾生。於生死海。沒已得出。出已還沒。雖經千佛世尊。雲興於世。出家成道。說法度生。乃至入於涅槃。甚久甚久。而彼方復出沒如故。此是取何快樂也。蓋諸王貴人之不知。真猶



如嘆惜寒士之不知諸王者也。諸葛忠武之不知真猶如徒步野生之不知忠武者也。十住菩薩之不知真猶如沒海衆生之不知菩薩者也。故曰亦若是則已矣。惟孔子亦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馬牛風於澤理豈互及哉。而獨不謂文章之事亦復有然。昨讀西廂因而諦思。僉所作傳奇其不可多不可少必用四十折。吾則真不知其遵何術而必如此。若夫西廂之爲文一十六篇則吾實得而言之矣。有生有掃。生如生葉生花。掃如掃花掃葉。何謂生。何謂掃。何謂生如生葉生花。何謂掃如掃花掃葉。今夫一切世間太虛空中本無有事而忽然有之。如方春本無有葉與花而忽然有葉與花。曰生。既而一切世間妄想顛倒有若干事而忽然還無。如殘春花落即掃花。窮秋葉落即掃葉。曰掃。然則如西廂何謂生。何謂掃。最前驚豔一篇謂之生。最後哭宴一篇謂之掃。蓋驚豔已前無有西廂。無有西廂則是大虛空也。若哭宴已後亦復無有西廂。無有西廂則仍太虛空也。此其最大之

章法也。而後於其中間則有此來彼來何謂此來如借廂一篇是張生來謂之此來何謂彼來如酬韻一篇是鶯鶯來謂之彼來蓋昔者鶯鶯在深閨中實不圖牆外乃有張生借廂來是夜張生在西廂中亦實不圖牆內遂有鶯鶯酬韻來設使張生不借廂是張生不來張生不來此事不生即使張生借廂而鶯鶯不酬韻是鶯鶯不來鶯鶯不來此事亦不生今既張生慕色而來鶯鶯又慕才而來如是謂之兩來兩來則南海之人已不在南海北海之人已不在北海也雖其事殊未然而於其中間已有輕絲暗縈微息默度人自不覺勢已無奈也而後則有三漸何謂三漸開齋第一漸寺警第二漸今此一篇後候第三漸第一漸者鶯鶯始見張生也第二漸者鶯鶯始與張生相關也第三漸者鶯鶯始許張生定情也此三漸又謂之三得何謂三得自非開齋之一篇則鶯鶯不得而見張生也自非寺警之一篇則鶯鶯不得而與張生相關也自非後候之一篇則鶯鶯不得而



許張生定情也。何也？無遮道場，故得微露春妍。諱日營齋，故得親舉玉趾。舍是則尚且不得來，豈直不得見也？變起倉卒，故得受保護。備至之恩，母有成言，故得援一醺不改之義。舍是則於何而得有恩於何而得有義也？聽琴之夕，鶯鶯心頭之言，紅娘而既聞之，賴簡之夕，張生承詩之來，紅娘而又見之。今則不惟聞之見之，彼已且將死之。細思彼既且將死之，而紅娘又聞之見之，而鶯鶯尚安得不悲之？尚安得復忌之？尚安得再忍之？尚安得不許之？舍是則不惟紅娘所見不得，令紅娘見，乃至紅娘所聞，烏得令紅娘聞也？而後則又有二近三縱，何謂二近？請宴一近，前候一近。蓋近之為言，幾幾乎如將得之也。幾幾乎如將得之之為言，終於不得也。終於不得而又為此幾幾乎如將得之之言者，文章起倒變動之法也。三縱者，賴婚一縱，賴簡一縱，拷豔一縱。蓋有近則有縱也，欲縱之故，近之亦欲近之，故縱之。縱之為言，幾幾乎如將失之也。幾幾乎如將失之之為言，終於不失。

也。終於不失而又為此幾幾乎如將失之之言者，文章起倒變動之法，既已如彼，則必又如此也。而後則有兩不得不然，何謂兩不得不然？聽琴一不得不然，鬧簡一不得不然。聽琴者，紅娘不得不然，鬧簡者，鶯鶯不得不然。設使聽琴不然，則是不成其為紅娘，不成其為紅娘，即不成其為鶯鶯。何則？嫌其如機中女兒，當戶歎息，阿婆得問，今年消息也。鬧簡不然，則是不成其為鶯鶯，不成其為鶯鶯，即不成其為張生。何則？嫌其如碧玉小家，迴身便抱瑯琊，不疑登徒大喜也。而後則有實寫一篇，實寫者，一部大書，無數文字，七曲八折，千頭萬緒，至此而一齊結穴，如衆水之畢赴大海，如羣真之咸會天闕，如萬方捷書，齊到甘泉，如五夜火符，親會流珠。此不知於何年月日發願動手，欲造此書，而今於此年此月此日，遂得快然而已。閣筆如後文酬簡之一篇是也。又有空寫一篇，空寫者，一部大書，無數文字，七曲八折，千頭萬緒，至此而一無所用，如楚人之火燒阿房，如莊惠之快辯鯨魚。







生者紅娘只知鶯鶯酬韻。不知張生借廂也多謝你句。又放過夫人者。張生深恨鶯鶯賴簡。過於夫人賴婚也。此皆寫紅娘細心切脉洞見肺腑處。非等閒下筆也。西廂筆筆不等閒。西廂篇篇起筆尤不等閒。

紫花兒序。你依著檻門兒待月。依著韻腳兒聯詩。側著耳朵兒聽琴。

昨夜忽然撒假。偌多說張生我與你兄妹之禮。甚麼勾當。忽把個書來跌窖。

今日又是紅娘我有個好藥方兒。你將去與了他。

又將我侍妾來逼凌。難禁倒教俺似線腳兒般殷勤。不離了鍼。真為可惱。真為可笑。

右第二節。凡作三折折到題寫紅娘心頭。全無捉摸。最為清辨之筆。

○猶言如此。則不應如彼。如彼則不應又如此也。一二三四句。似與

第一節複者。第一節是叙張生病源。此是叙鶯鶯藥方。兩節固各不

相蒙也。○難禁者。自言難熬。鶯鶯自前候至此。凡三遭紅娘到書房

矣。不進一縫。不通一風。真何以堪之哉。

從今後由他一任。妙絕。

右第三節。既多番遣到書房。而終於不進一縫。不通一風。則我亦惟

有袖手旁立。任君自為。誰能尚有眷眷不釋也耶。○觀此言。則前兩

番遣到書房。紅娘之喜。紅娘之怒。不言可知。

甚麼義海恩山。無非遠水遙岑。真是精絕之句。

右第四節。不覺為好藥方兒四字。啞地失笑也。

見張生問云。先生可憐呵。你今日病體如何。張生云。害殺小生也。我若

是死呵。紅娘姐。閻羅王殿前。少不得你是干連人。紅云。普天下害相思

不相你害得忒煞也。小姐。你那里知道呵。

真正妙白。不是寫紅娘憐張生。乃是寫張生病至重也。寫張生病至

重者。寫鶯鶯之得以回心轉意也。蓋張生病至重。而猶不回心轉意。

則是豺虎之不如也。若張生病不至於至重。而早便回心轉意。則又

為雀鵲之類也。作文實難。知文亦甚不易。於此可見。



天淨沙你心不存學海文林。夢不離柳影花陰。只去竊玉偷香。上用心。又不曾有甚。我見你海棠開。想到如今。又不曾有甚。五字妙絕。便將夫人許。娘又親妙妙。紅。

右第五節。總批後。

你因甚便害到這般了。張生云。你行我敢說謊。我只因小姐來。昨夜回書房一氣一個死。我救了人。反被人害。古云。癡心女子負心漢。今日反其事了。紅云。這個與他無干。

真是妙白。寫來便真是氣盡喘急。逐口斷續之聲。至於紅答之奇妙。絕世。又反不論矣。

調笑令。你自審這邪淫。看尸骨。鬼病侵。自審妙。邪淫妙。是鬼妙。便道秀才們從來恁。看他純是扯過一邊。似這般單相思。好教撒吞。妙。單思之。吳音言。與底。蓋云。不。成。其。為。言。撒。而。各。功。名。早。則。不。遂。心。扯。到。功。名。婚。姻。又反吟伏吟。此亦扯語也。竟如張生。命宮填註。全與鶯鶯無涉也。前張生告紅娘。生。辰。八。字。至。此。忽。推。成。命。書。笑。絕。

右第六節。此二節之妙。都在字句之外。何以言之。只看其各用一你字起。便是藏過鶯鶯。更不道及為棄絕之至也。若更道及者。即不獨鶯鶯羞。紅娘先自羞也。前開簡一篇。既作如許盡情極致之文。此如再作一篇。世安得崔顥詩下。又有詩耶。看他只用兩你字。純責張生。便將鶯鶯直置之不足。又道。而其盡情極致。不覺遂轉過於前文。天下真有除卻死法。別是活法之理也。後你。是說張生病源。夫人著俺來看先生。喫甚麼湯藥。這另是一個甚麼好藥方兒。送來與先生。

真正妙白。蓋另是一個甚麼者。甚不滿之辭也。不言誰送來。與先生者。深惡而痛絕之之至也。前一簡出之何其遲。遲得妙絕。此一簡出之何其速。速得又妙絕。唐人作畫。多稱變相。以言番番不同。今如此兩篇出簡。真可謂之變相矣。

張生云。在那里。紅授簡云。在這里。張生開讀。立起笑云。我好喜也。是一



首詩。揖云。早知小姐詩來。禮合跪接。紅娘姐。小生賤體。不覺頓好也。紅云。你又來也。不要又差了一些兒。張生云。我那有差的事。前日原不得差。得失亦事之偶然耳。明妙妙也。世也。紅云。我不信。你念與我聽呵。張生云。你欲聞好語。必須至誠。敘祗而前。張生整冠帶。雙手執簡科。俱好。念詩云。休將閒事苦縈懷。取次摧殘天賦才。不意當時完妾行。豈防今日作君灾。仰酬厚德難從禮。謹奉新詩可當媒。寄語高唐休詠賦。今宵端的雨雲來。詩絕。紅娘姐。此詩又非前日之比。紅低頭沈吟云。哦有之。我知之矣。明妙妙也。世也。小姐。你真個好藥方兒也。  
**小桃紅**。桂花搖影夜深沈。酸醋當歸浸。藥方好。緊靠湖山背陰裏。審最難尋。真合一服。兩服令人焦。參人放真。忌的是知母未寢。怕的是紅娘撒沁。避忌這其間使君子一星兒參。  
右第七節。便撰成一藥方。其才之狡獪如此。  
鬼三台。只是你其實味。休粧啞。真是風魔翰林。無投處問佳音。向簡帖上計。稟示力錦切。得了個紙條兒。恁般絲裏鐵。若見了玉天仙。怎生軟厮禁。

右第八節。又非笑之。細思此時。真有得紅娘非笑也。  
俺小姐正合忘恩。使人負心。

右第九節。又說嚇之。細思此時。真有得紅娘唬嚇也。  
禿斯兒。你身卧一條布衾。頭枕三尺瑤琴。他來怎生一處。寢凍得他戰兢兢。

右第十節。又奚落之。細思此時。真有得紅娘奚落也。  
知音。聖藥王。果若你有心。他有心。昨宵歡。離院宇夜深沈。花有陰。月有陰。便該春宵一刻抵千金。何須又詩對會家吟。苦互用。

右第十一節。又辨駁之。細思此時。真有得紅娘辨駁也。  
東原樂。我有鴛鴦枕。翡翠衾。便遂殺人心。只是如何。貨是。等花色。真起。右第十二節。又驕奢之。細思此時。真有得紅娘驕奢也。



你便不脫和衣更待甚不強如指頭兒法即佛所云非你成親已大福蔭空是起

右第十三節又欺誑之細思此時真有得紅娘欺誑也。○右自第八節至此皆極寫紅娘滿心歡喜之文。

先生不瞞你說俺的小姐呵你道怎麼來。

綿搭絮他眉是遠山浮翠眼是秋水無塵膚是凝酥腰是弱柳俊是龐兒俏是心體態是溫柔性格是沈他不用法又神鉅他是一尊救苦觀世音

右第十四節描畫鶯鶯一通乃是斷不可少。○如看李龍眠白描觀世音也。又不曾脫候病語妙絕。

然雖如此我終是不敢信來。

妙妙其事本不易信何況其人又最難信殷鑒不遠便在前夜。

後我慢沈吟你再思尋妙絕

張生云紅娘姐今日不比往日紅云呀先生不然

你往事已沈我只言目今妙絕

不信小姐今夜卻來

今夜三更他來妙絕

右第十五節上文一路都作滿心歡喜之文至此忽又移宮換羽一變而為驚疑不定之文真乃一唱三歎千迴萬轉矣。○世間有如此

一氣清轉卻萬變無方萬變無方又一氣清轉之文哉普天下後世

錦繡才子讀至此處誰復能不心死哉。

張生云紅娘姐小生吩咐你來與不來你不要管總之其間望你用心

白妙

我是不曾不用心俗本失說白璧黃金滿頭花拖地錦煞尾夫人若是

將門禁早共晚我能教稱心

右第十六節真心實意代人擔憂而反遭人所疑於是滿口分說急不得明世間多有此事又何獨一紅娘哉只是筆墨之下不知如何



卻寫到。

先生。我也要分付你。總之其間你自用心。來與不來。我都不管。妙白。可謂行文。

戲如。

來時節。不肯。怎由他。見時節。親不親。盡在您。

右第十七節。一句剛克。一句柔克。天下之能事畢矣。



